

你，是我永远到不了的彼岸

□ 数学学院 赵秋兰

我看到一朵花，
春日里开得鲜艳，
秋日里再去看，
果子在花儿消失不见。

我看到一条河，
唱着歌儿跳跃，
跨越万里再相见，
大海是它的终点。

我看见天空中的雪花，
慢悠悠地飘落，
一旦触地，
美丽身影倏忽不见。

喜欢夏日里茂密的枝叶，
树荫下聊天，
到了冬天，
光秃秃的树干无力地哀叹。
……

人生若只如初见，
初见时，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歌；
你是我眼中难忘的画面；
你是我唇间的密语；
你是我心中的温暖。

多么幸运，曾与你擦肩，
眼神交汇，心心相连，
历历往事，铭刻心间，
千言万语，真心可鉴。

当我轻轻插上书签，
当我无声地呐喊，
当我水墨丹青渲染，
当我梦回当年，
……
我知道：
你，
是我永远到不了的彼岸。



离退休工作处 孙宗仁/作

命运的天梯如此飘摇，雾影之中，那曾
隐匿于山海之下的微渺，终有一日也会绽放
出耀眼的风华。——题记

草原深处浮现出微微碎影，一轮红日慢慢
涌上枝头。当天际的赤霞将大地熏染成一片
红火时，草原亦染上了几分朦胧和妩媚。旭
日晨曦映照在干涸的河床上，露出数不尽的
罅隙，那是曾被时光磨灭的痕迹。晨曦挽来
几缕清风，轻轻摇晃沉睡已久的野草。早
季已久，草色多黄，却并无几分萎靡之意，反
而迎着微风微微颤动。天边一行鸿雁飞过，
草原的生机似要渐渐苏醒。

但远处弥漫的黑云终究打破了这短暂的
安宁。高空之上，密布而又深邃的云团喧
嚷着、簇拥着，步履蹒跚却雄踞天空西侧。旭
日回落在东方，亦不甘示弱，昂扬着它高傲
的头颅，放射出万顷光辉，将靠近的黑暗一
点点抹去。随着时间肆意流淌，红日却渐落

下风。黑暗不断聚拢、缠绕，随后又吞噬、膨
胀，太阳的余晖渐渐被隔离开来。光影渐趋
斑驳，无尽的黑暗终究淹没了草原，如童话
的梦境笼罩上了一层黑白。天地屏息，为一
场灾劫，蓄势待发。

余晖散尽之时，惊雷呼然炸响，大雨倾
盆轰泻。干裂的河床瞬间渗入无数细小的
水流，恍惚间竟成怒涛拍岸之势；烈风鼓阵，
将天空撕裂出一阵风暴，如利剑刺入伤口，
誓要荡除草原上的一切生机。野草被连根拔
起，伴着风的呼啸席卷至天边。本就干裂不
堪的岩石顷刻间土崩瓦解，碎裂的碎片也随
着怒涛滚滚的嘶吼声不见踪影。天空之上，
拥趸的黑云们掀起阵阵狂飙，似是在嘲弄蝼
蚁们的不堪；天空之下，自然的交响回荡在
草原每个角落，一场摄人心魄的炼狱舞歌绘
声铺就。

可是，就在草原某个不起眼的角落，几
棵老树悄然挺拔。干枯的树干愈显狰狞，脆

弱的岔枝开裂出骨骼。满身疮痍的不堪之
下，却有一株新生的小树茁壮生长。暴雨倾
斜，有脆弱的枯枝为它拂去冲击；狂风劲舞，
有干瘦的枝丫为它刺破喧嚣；怒雷震空，有
深埋的根茎为它筑根基。世间的喧嚣仿佛
被按下暂停，只缘身前后一份执着的坚守。
命运迫使生命折戟，生命却传承希望继续向
前。

天空依旧深邃，但密布的黑云已渐渐失
去颜色。暴雨将歇，几束阳光穿过黑暗，打
在黯淡的老树上。那曾在暴风雨中为小树撑
起一方天地的几道身影，此刻向倦下身，将
身体化作肥料，又一次把希望传递。夕阳残
照，沉舟之侧已过千帆。相信在下一个路口，
此刻播洒的希望，亦会如万木逢春，光芒万
丈。

暴雨疾风劲，巍然宛若空。何怜草木意，
悠悠向云生。

读《尘埃落定》有感

□ 土建学院 仲济涛

掩掩、讳莫如深，而作家想在笔下也如此滴
水不漏，则是不可能的了。根据自己平时的
读书体会，不论作者在书中如何的春秋笔
法、如何的行文谨慎，字里行间都不可避免
地会渗透出作者鲜明的个人风格。这份风格
是除文字内容外，作者带给读者的另一份价
值。读书前，读者和作者还是素昧平生。及
至一本书读完，作者俨然已是读者的“老相
识”。这份神交的感觉，有时只可意会，无法
言传。

读完阿来的《尘埃落定》，心中就是这
样的感觉。至此，我可以坦然地说：我有点
了解阿来这位作家了。这份坦然的获取，其
宝贵程度有时超过作品内容本身。

《尘埃落定》的内容不难读懂，算是一
个中规中矩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个“傻
子”。在绝无可能的情况下，这位麦琪司
的二儿子阴差阳错（或许也叫命中注定）地
继承了父亲的王位。故事主线本身没有多

少可说的，反倒是服务于主线的那些有血有
肉的配角使我念念不忘。让我内心翻江倒海
的贴身侍女桑吉卓玛，可敬可叹的书记官翁
波意西，身份与性格不符的小行刑人尔依，
忠心护主的愣头青索郎泽郎……每个小人
物都在阿来的笔下演绎着各自的酸甜苦辣
与离合悲欢。私下觉得，《尘埃落定》很适
合拍成一部唯美的文艺片，不是为了票房的
那种。

作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首个藏族作家，
阿来的这部《尘埃落定》也彰显了浓厚的藏
族文化意蕴，诸如轮回、诸如活佛、诸如朝
圣……借大智若愚的“傻子”男主，作者不
停地叩问生命以及蕴含其中的精神世界。作
为一部难得的纯文学作品，《尘埃落定》的
行文风格是那种深沉中带着诙谐与傲娇的
不紧不慢。如果有急性子的读者嫌故事
进展迟缓，籍贯四川的阿来或许会说：早晚
尘埃落定，急啥子嘛！

重逢

□ 计算机学院 吕浩宇

只是稍止便再次起航，继续踏上没有尽头的
旅程。

我总是有意无意地让自己走在奔波的
路上，在走完一段路之后就紧接着走向另一
段旅程，却鲜少给自己以休憩。但其实人生
并非疾行，不仅仅要在年老体衰后才开始欣
赏这个世界，更应该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关注
自己的身边种种，惟有当下，才是真实。

终于，飞鸟抵达了自己的目的地，它们将
在这里度过一段时光。但是它们发现，这里
的一切和往年一般无二，来年依旧会如此。这



人生的本质，其实就是无数的相逢与离
别。

趁着日头正好，羁旅的鸟儿踏上了归乡
的路程，伴随着一路的风雨和停息。

匆忙的旅程常常让我没有时间静下心来
看看身边的路途，只是留下无用的足迹和
不知所云的未来。人们匆匆忙忙一生，可在
最后，想念的依旧只有那片自己司空见惯的
土地。但其实，我早已走过了自己都未曾知
晓的遥远。

它们在路上不停地觅食，遇水则止，但

“福征，我知道你班工作更不好做。”他一
坐下，我就单刀直入。“可我只能依靠你们
这些班长。实在不行，我给不配合的同学收
拾物品、整理打包，再一一送到新宿舍。我
不怕费事儿。”无奈的我，还是使出了女
导师“杀手锏”：示弱+表决心。
“那哪儿行啊！易老师，这么多人，您就
是铁人也会垮的！咱慢慢来，我会想尽一切
办法搞定兄弟们。”“看看！不愧是培养
出来的班长，这回答，实在漂亮！离开办
公室时，他郑重点头，语气坚定，说道：“
易老师，您放心，我们这些班长都是您的
“老铁”。您，就等着好消息吧！”就这
样，福哥，带着我的殷殷嘱托，毅然

决然地“上了前线”。
会后不到20分钟，办公室里挤满了男
生。这其中，少不了福哥班的兄弟。还好，
到晚上8点，我终于把所有人员搬进了办
公室，尽管福哥班兄弟们火爆指数偏高，
但走时也都答应支持工作。硝烟散去，我
收工回家。
可路过通往宿舍的岔路口时，我还是
放心不下，索性转头去了男生宿舍。盛夏
时节，女辅导员进男生宿舍确有不便。于
是，我打算找个男生班长帮我“开道”。
那找谁呢？首选新晋“老铁”福哥啊！
但是电话无人接。还好，我联系到另一
个班长。随后，住一楼的班长们也加入我
们并介绍本班情况。

看完一楼，我喜在心里：“刚才的谈
话成效显著！同学们穿戴整齐向“易老
师”问好，甚至已经开始收拾打包——江
山如此多娇，形

势一片大好！”我禁不住膨胀起来，脑海
里闪现出一排金光大字：“老铁学生多
又好，我是导师我骄傲！”
我醉了！打算放过二楼，直接回家。可
是，走到楼梯口时，我，不，是我们，听
到了尖锐的语音在说着“易凡”，其中，
还夹带着围观人常见的口头禅。我和班
长们停了下来。等我们迈步上到一半，
都听见嗓门最大的男生喊道：“易凡说
都要搬，你有什么办法？”
我醒了！这脸打得真疼！眼睁睁地看着
我的“骄傲”飞走了！身后的班长们，面
面相觑，默不作声。一行人紧跟着我
来到230宿舍门口。于是，福哥班的吵
架声在我和“老铁”们的

下来。两秒钟的沉默后，我开口了：“谁
喊易凡？我在这呢！”
对面十几个男生，齐刷刷地，看向了中
间屹立的“英雄”，几十只眼睛聚焦在
“英雄”那泛着白光的赤膊上，眼神里全
是深情的悲悯。但是一瞬间工夫，当他
们穿过英雄头顶的眼神与我的目光相遇
后，全低下了头。突然，空气中那股脚丫
子的特有“清香”，也不那么明显了，反
而有一种“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的气息陡然冒出，在宿舍上空冉冉升起。
时光静止了。
“英雄”缓缓转身。是的，不论多么尴尬，

还是要直面尴尬。那，先确认一下眼神——
双方眼睛里，只有四个大字：“难以置信”
！呢，我当是谁？原来是我那“新晋老铁”
福哥！是我刚刚让我“尽管放心”的福哥！
福哥愣了，脸上全是新鲜的“社死”符
号。愣了好几秒，还是硬着头皮开了口，
喊了一声：“易老师！”我不知道身后的
班长们都是何种神情。爽快地答道：“你
还是叫我易凡吧，你更顺口，我也会马上
习惯！”随即转身，往宿舍门外走。福哥
跟上来，急切地说：“老师，老师，您别
生气。老师，对不起！老师！”
五
我生气了么？谁说我生气了？谁再说我
生气试试！我没接他的话，话上心来。随
即，板着脸铁青的脸，摺给所有人一席
话：“刚才去找我的同学呢，我也逐
个谈过了，当时聊得还挺开心。这样哈，
你们应化2班，搬完了给我发

雨

□ 法学院 赵欣洁

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如秋毫般骤降，掉在
发丝上摔成一层层气泡。不高不低无法令人
忽视的噼啪声透过细小的缝隙渗入我的耳
膜，不遮不掩，却无比心安。时间停下了她
前进的脚步，唯有这细雨循着原始轨迹旁若
无人地进行着、飞舞着。外面下着雨，我慢慢
地忘记呼吸……

可是窗外只有雨吗？雨的背后是玉兰树，
缀满了大小不等的待放的嫩花苞。我想它
也会疼痛，细细密密的雨滴杂乱地撞击着
自己的躯体，无休无止又断断续续地大滴
砸下来，这种小力量的持续性总是让人难
耐；我想它也会无奈，历经了漫长的寒冬，
挨过了无人问津的寂寞，到春天终于“重
生”了，却在风的狂奔下卷走了一树的繁
华，留得一地春色。

本该春色满园，获得众人的观赏与喜
爱，却意料之外地，早早地提前结束了，
会不甘吧？会沉重吧？看尽了世界的重
重景象，等尽了枯燥的日复一日，身边溜
走了形形色色，看烦了，厌倦了，它能
做的只有积蓄与等待，如望夫石一般的渴
盼。结果，我见犹怜。玉兰树会不会也
在“细雨中呐喊”？

但这一切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花期虽短，
仍有人或物目睹了它的繁华，总有人记录
了这美好一刻。结果很重要，过程也很重
要，努力了就终究不会白费。谁都不是无
声的海，是沉默却震耳欲聋的山脉。我想
它也在等待，等待一个喷发的机会，喷薄
而出在“黑暗”中的沉寂与蛰伏中的生命
力。

我想，我的未来也会如此吧，人人的未
来都会如此吧，不断的洗礼后总会还我一
份清新。之前不懂那句“风雨之后才能见
彩虹”，我安慰自己现在大概是懂了。

我好像是一位哲学家，这个身份只在雨
日浮现，我总是这么想。每当这时，我
的人格好像分裂了，两个我在我面前，他
们对望，偶尔向我抛出几个字，偶尔安
慰几句，于是“我们”就这么一直“三
足鼎立”着，我们共同矗立于同一屋檐
下，就像共同寄居于同一个躯体。处处是
共性，但不同的是，我们有着不同的大脑
、不同的思考和不同的外现表达。

是不是阴雨天气总会令人心情低沉，窗
外的雨降落在了心房内，跌跌撞撞，砰砰
作响。雨一直下，我也是……



自动化学院 张婧/摄

照片，有异议的话，可以随时找我私聊。其
他各班也一样！”下了两层台阶，觉得不
对，又回过头来站定强调：“哦，不对，
随时找易凡私聊，对，找易凡，容易的
“易”，平凡的“凡”，我叫易凡。”
“听到这话，一个班长下意识拍了拍
福哥的肩膀，同情的眼神温暖至极，但福
哥面如死灰。

说完，我踩着高跟鞋，头也不回地，
走出了宿舍……留下一众男生，在楼
梯口处凌乱。出了男生楼，我再也不
忍住了，笑出了鹅声。心中涌起一股
“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豪迈之情，一
路哼着歌信步走出了教学区。

回到家，微信QQ都在蹦跶。有“老铁”
福哥的道歉，有其他“老铁”班长的
安慰，有福哥的“老铁”们的劝解。我
淡淡回了一句：“恳请支持，按时搬
完，晚安！”任凭他们想象中的狂
风暴雨和福哥专享定制版“小鞋”
在空中盘旋。但学生们的各式留言，
还是让我忍不住一阵自问：狂风暴
雨？切！对辅导员而言，学生安好，
就是晴天；对此事而言，顺利搬迁，
就是晴天。“小鞋”？忙得要死，你
有空穿“小鞋”，我可没工夫做！生
气？没时间生气，何况我本来就叫
易凡！喊我本名，有何不可？当晚，
心无挂碍，笑着入睡。

于是，这么感人的剧，就这样，剧
终了。尽管，续集也很精彩——那天
晚上，福哥的“英雄传奇”传遍了男
生宿舍，雄踞聊天榜榜首，进而席卷
了整个2016级。要知道，学生们讲
故事的能力比我强多了，何况还有那
么多“目击证人”。所以，直到现
在，这个搬迁故事，仍是应化2016-
2班男生“最光辉”的本书记印，而
福哥的“老铁”传奇，仍是2016级
班团支部最欢乐的搞笑谈资。文章
就要结束了，但是不得不提：那年的
宿舍搬迁工作，后续特别顺利；不
得不提：福哥真是“老铁”，所带班
级最先完成，尤其男生，主打一个干
脆利落；不得不提：福哥和我“铁”
到现在，毕业三年多，事业风生水起
的他，刚才还说我今天的文章一样精
彩。人生很美好，不是吗？